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五辑

白痴



长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五辑

白痴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曹明慧 译



长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舒清然, 曲松贺等译. —北京:
长城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017-402-6

I. 世… II. ①舒…②曲… III. 文学-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169 号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白痴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100037)

北京市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19.75 印张 800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17-402-6/I·001



陀思妥耶夫斯基

前言

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十九世纪杰出的作家，也是在思想和创作中都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矛盾的作家。他与列夫·托尔斯泰并肩站在俄罗斯国土上，以其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为世界文学史书写了不可或缺的篇章。

《白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写成于一八六八年。《白痴》反映了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兴起时期资产阶级日益腐化堕落、荒淫无耻的图景，并表现了作者的理想。梅什金公爵是作者心目中的“正面的、美好的人”，体现了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宗教精神。梅什金公爵纯洁善良，对不平等的社会怀着强烈的不满，向往着人人平等、友爱的世界，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绝对美好的人物”，几乎是一位“再世基督”。可是，当他走进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时，却无力拯救世间的不幸，洗刷人世的罪恶，这样的理想只能彻头彻尾的失败。理想人物成了“白痴”，这正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中的矛盾。

纳斯塔西娅是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她出身贵族，父母双亡，聪慧美丽，却被收养她的贵族托茨基占有。后来，托茨基为了抛弃她另娶富家小姐，私下欲达成一笔肮脏的交易，纳斯塔西娅将收买自己的十万元巨款投入熊熊火炉中，表示了对金钱的蔑视。她深爱公爵，却又认为自己是“堕落的女人”，不忍玷污公爵。纳斯塔西娅最终被杀，她的悲惨命运是对虚伪、堕落、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控诉。

尽管《白痴》存在着一些缺陷，但这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矛盾思想的真实体现。《白痴》在艺术、思想上都无愧于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代表作，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读者中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一九九八年八月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205)
第三部	(399)
第四部	(563)

第一部

这是十一月末，一个并不十分寒冷的日子，一列火车在上午九点钟左右，从彼得堡——华沙铁路线上，全速向彼得堡驶近。由于这里的天气既潮又多雾，天好不容易才亮了起来。可是，车厢窗外，铁路两边，十步远的距离内，几乎什么东西都看不清，一片雾蒙蒙的。有的旅客是从国外回来的，附近的地位不高的人和做小买卖的商人都挤在三等车厢里，所以，这种车厢坐得比较满。经过一夜的旅途，所有人都感到十分疲倦，眼皮变得很沉重，大家都冻坏了，脸色像浓雾的颜色一样，发黄而没有血色。

一节三等车厢的窗口旁，从天刚刚亮的时候，就面对面坐着两位年轻的旅客。他们相貌英俊，衣着得体讲究，几乎什么行李都没带，而且，他们都非常希望能彼此交谈。如果其中一个了解到对方此时在哪些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话，他们一定会觉得惊讶万分，因为机会如此奇妙地安排他们面对面坐在彼得堡——华沙铁路线上的这节三等车厢里。其中的一位大约二十七岁，个子不算高，一头髻发近似黑色，灰色的眼睛虽然很小却十分有神，鼻子又宽又扁，脸庞的颧骨较大。他的薄嘴唇经常透出一种不知廉耻的、讽刺的、乃至恶毒的笑容；但他那个高高的、漂亮的前额，掩饰了他那不好看的脸下部的缺陷。最显眼的是这张脸上的苍白，像死人一样，尽管他有强健的体魄，但是苍白的脸色使他看起来疲倦极了。但此时此刻，与他粗俗、无礼的笑容和锐利、得意的眼光很不相称的是他脸上那令人不安的激动的神情。他身上穿的是一件肥大的黑色呢面的羊羔皮衣，很暖和，夜里一点没受冻；但他的邻座由于没有对俄罗斯十一月潮湿阴冷的夜晚做好准备，所以被冻得全身颤抖，饱尝了寒

夜的撼人之处。和遥远的异国，比如瑞士或者意大利北部，旅客在冬天里常穿的斗篷一样，他穿了一件有着很大风帽的宽大的无袖斗篷，当然，他们从没想过这样的路程——从艾德库宁到彼得堡。这种斗篷在意大利有用而且很令人满意，在俄罗斯却很不适用了。这个穿斗篷的年轻人，二十六七岁，个子中上等，头发的颜色很浅却非常浓密，近乎全白的胡须稀落地长在他微微塌陷的脸颊上。他的眼睛很大、很蓝、很专注，但却有一种宁静的、抑郁的、奇怪的神情从目光中流露出来。根据这种神情，有的人马上就能判断出：这是一个患有癫痫病的人。可是，这个年轻人的脸庞秀气而清瘦，是很惹人喜爱的，但是没有血色，此时，已经被冻得发青了。他手里抱着一个用褪了色的旧绸布包着的小包袱，他的全部行李也许就在这个小包袱里了。他脚穿一双厚底鞋，带着鞋罩。他的穿着打扮都不是俄罗斯式的。长着满头黑发的、穿羊皮衣的邻座把一切尽收眼底，一丝讥讽的微笑现了出来；有的时候，别人失败时，很多人就会这样没有礼貌地、冷漠地在一旁嘲笑。另外，因为他闲得无事可做，他开口问道：

“冷吗？”

说完，他把肩耸了一耸。

“很冷，况且，您看，这还不算是冷的天气呢，要是碰上严寒的天气，该如何是好？我没料到，这儿会如此的寒冷，我都不习惯了。”邻座的年轻人回答得十分热情。

“来自国外，是吗？”

“对！打瑞士来。”

“哟！我说呢！……”

黑头发的年轻人吹了一声口哨，哈哈大笑。

他们聊了起来。穿瑞士斗篷的浅色鬈发的年轻人，回答了那位穿羊皮衣的黑脸的年轻人的所有问题，很热情，虽然有些问题提得很随便、很无聊、很不合适，但他却一点也不介意。这

态度颇令人吃惊。他的回答表明，他已经出国有四年多了，他是因为患有一种奇怪的神经性毛病而去国外的，这种病有点像癫痫或者舞蹈病，发作时会全身抽搐打颤。黑脸的年轻人在听话时，好几次暗暗发笑。于是他问：“现在如何，病好了吗？”浅色鬈发的人说：“还是没有治好。”这时，黑脸人笑得更厉害了。

“嘿！一定白白地花了很多钱吧？可是我们这儿的人却偏偏相信他们。”黑脸人讽刺道。

“确实如此！”一个坐在旁边的旅客插话进来。他穿得很不得体面，大概是一个久居官场却不得意的小官，四十岁左右，有一个强壮的身体，长着红鼻子和满脸的粉刺，“确实如此！但是我们俄罗斯的钱财就是这样被他们毫不费力弄去的！”

“哦，其实我的这件事，你们说得不对，”在瑞士治病的这个人，低沉地、平静地说，“当然，由于我并没有全面地了解情况，所以我并不想辩驳什么。可是给我治病的大夫不仅为我回国的路费倾囊而出，而且他几乎养活了我两年。”

“怎么，没有人替您付钱？”黑脸的年轻人问。

“是这样的。原来养活我的帕夫利谢夫先生在两年前去世了，后来我给我的一门远亲——这里的叶潘钦将军夫人写了一封信，可是还没有回信，我不得不这样回来了。”

“你往哪儿去呢？”

“是说我应该住在什么地方吗？……我实在是不知道，真的，……这样……”

“还没有决定下来吗？”

那俩人听着，不禁又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小包里大概就是你所有的财物吧？”黑脸年轻人问。

“肯定是这样，我打赌，”那个红鼻子的小官员洋洋得意地说，“除了这个小包，行李车里，一定没有您的其他行李了，贫穷并不是罪过，我必须把这一点指出来。”

其实，事实正是如此，浅发的年轻人立即毫不掩饰地承认

了。

“这个小包袱对您来说总是有点儿作用的，”两个人笑了一通（更有趣的是，这个小包袱的所有者，被他们的笑模样逗得自己也笑了起来，他们见此更是乐得不能言表），小官员又接着说：“即使可以打赌，只要瞧一眼您外国鞋上的那双鞋罩，我可以认定：您的小包里不会有拿破仑金币^①，也不会有腓特烈金币^②，而且连荷兰黑头^③也没有……不过……假如小包被加上像叶潘钦将军夫人——您所说的那门女亲戚，那么这个小包可就绝非一般了。当然，这是以我们认为您没有幻想并且未搞错，叶潘钦将军夫人真的是您的亲戚为前提……有些时候，人……因为过于丰富的想像力，免不了就会犯这种毛病。”

“噢，您又猜测对了，”浅发的年轻人回答道，“我的确差一点就弄错了。换句话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很远，她差不多不是我的亲戚，甚至我没收到回信也毫不惊讶，真的，这不出我所料。”

“白白地付了邮费，嗯……不论如何，您的忠厚诚实是值得称颂的！嗯……因为叶潘钦将军是社会名人，所以我们知道；我还知道那位供养您的已去世的瑞士医生帕夫利谢夫先生，如果这位是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帕夫利谢夫，由于他们俩是堂兄弟，他的兄弟仍在克里米亚，已故的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其实在社交界受人尊敬，而且在当时拥有农奴四千……”

“是这样的，他的确叫尼古拉·安德列耶维奇·帕夫利谢夫。”年轻人说完，就十分仔细地、新奇地打量了这位无事不晓的红鼻子先生一番。

有些时候，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里，这种无所不晓的先

① 拿破仑金币：法国金币。

② 腓特烈金币：德国金币。

③ 荷兰黑头：一种价值三卢布的俄国金币，因其外形颇似过去在彼得堡铸造的荷兰金币，故名。

生屡见不鲜；他们没有什么不知道。当代的思想家们也许会说，由于他们没有较为紧要的人生观和生活乐趣，所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能力，以及他们不安分的好奇心都被无法遏止地投入到某一个方面。但是，“无所不知”这句话是有一个范围来限制的：某人在何处任职，认识谁，当过什么地区的省长，妻子是谁，拥有多少财产，陪嫁是多少，表兄弟是谁，堂兄弟又是谁，等等这些类似的事情。这些万事通先生们每个月只有十七卢布的薪水，大多穿的衣服的肘部早已磨破。他们所了解所掌握内情的那些人，无论如何都不会猜测出来，驱使他们的是什么动机。同时，因为他们获得自尊，乃至一种心灵的满足，所以其中许多人对这种差不多相当于整门科学的知识感到欣喜和安慰。而且这也是一门很吸引人的科学。在这门科学中，我见过许多文人墨客、政治活动家都找到了个人的极度安适的目标，以至于借助这种方法取得功名。黑脸的年轻人在整个交谈过程中，一会儿打呵欠，一会儿没有目的地向窗外望望，急切地等待旅程结束的到来；他好像有点漫不经心，或者说非常漫不经心，差不多是焦虑急躁，从而显得莫名其妙；时而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时而他笑了起来，可是又无法解释他笑的原因。

“您贵姓？……”忽然，满脸粉刺的先生向拎着包袱、浅发的年轻人问道。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梅什金公爵。”浅发青年立即毫不犹豫地回答。

“梅什金公爵，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不清楚，连听都没听过，”小官员想了想说，“当然，我所指的不是姓氏，历史上确有此姓，应该能在卡拉姆津的历史书中找到，我所指的是人本身，梅什金公爵家族中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根本遇不到的，甚至可以说销声匿迹。”

“哦，当然如此！”公爵马上答道，“除了我，梅什金公爵家族就没有人了。我们家族的最后一位似乎就是我。说起来，我

的祖辈、父辈都是些小地主，可是，士官生出身的父亲却任过陆军少尉的职务。至于，叶潘钦将军夫人是如何产生于梅什金公爵的女儿们中的，我也不清楚。不过，她也可以说是我那个家族中的最后一位女人啦……”

“嘻嘻嘻嘻！我那个家族的最后一位女人^①！哈哈！您说得可真好。”小官员笑嘻嘻地说。

黑脸的年轻人也轻轻地笑了。没想到他居然能讲出这样语义双关的不雅的话，浅发青年有些惊讶。

“你们要明白，我并不是有心这样说的。”终于，他在吃惊过后说明道。

“那是，那是，您这个人呀。”小官员很高兴地表示赞同。

“在国外，公爵，您一定向那位教授学了很多知识吧？”突然，黑脸年轻人问。

“对……学过……”

“我一向什么知识都不学。”

“我也只是学了一些很肤浅的知识而已，”公爵很抱歉地补充说，“他们认为由于我的病，所以不能全面教育。”

“罗戈任家，您知道吗？”黑脸青年急冲冲地问。

“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在俄罗斯，我知道的人寥寥无几。您是罗戈任？”

“对，我就是罗戈任，帕尔芬是我的名字。”

“帕尔芬？该不会是那个罗戈任……”小官员很严肃地说。

“不错，是它，是那家。”黑脸年青人生硬地、厌烦地一下子把他的话说断。他始终只跟公爵一个人谈话，根本没有和那个小官员说话。

“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官员目瞪口呆，以至于

^① 此句原文俄语也可译为“就某一方面说最坏的女人”。因此下文有“语义双关”的说法。

差点瞪出了两只眼珠，一种崇敬、讨好、惊慌的神态马上浮现在他的脸上，“刚去世一个月，留下差不多二百五十万家产的世袭荣誉公民——谢苗·帕尔芬诺维奇·罗戈任家少爷就是您吗？”

“他留下了二百五十万家产，您是如何知道的？”黑脸青年这回眼皮都未抬，就打住了小官员的话，“看看吧！（他用眼光告诉公爵，他指的是小官员），这样谄媚讨好，有什么益处？家父去世的确不假。我一个月后才从普斯科夫回家奔丧，穷得差点连靴子都穿不上！我的混蛋兄长和我母亲，没有一个寄钱给我，也没有一个把这条消息告诉我！好像在对待一条狗一样！在普斯科夫，我得病发高烧，足足躺了一个月！……”

“即使保守点说，您如今也能获得一百万呀！天哪！上帝啊！”小官员双手在空中一拍道。

“这与他无关，真是岂有此理！”罗戈任恼火地、凶恶地冲他点了下脑袋，“即使你在我面前倒立着走个来回，一个戈比我都不会给你！”

“我会这样做的，一定。”

“滚吧！即使你在我面前连续跳一星期的舞^①，我还是不会给你一个子！”

“不给也罢，你不必给。我一定要跳这个舞。抛开妻子儿女，我也偏要在你面前跳舞，偏要取悦您，谄媚您！”

“呸，去你的！”黑脸青年啐了他一口，“我在五周前，同您差不多，”他对公爵说，“背着小包袱逃离父亲去普斯科夫投奔嫂子，由于患热病，我病倒在那儿，在我远离他的时候，他就这样去世了。死因是突然中风。希望死去的人千古！那会儿，他几乎把我打死！公爵，相信我，我可以发誓，如果我跑得不快，我肯定会被打死。”

^① 俄成语，“谄媚拍马取悦他人”。

“他因为什么事生您的气了？”公爵把话题接了过来。一种强烈的好奇使他打量这位穿羊皮衣的富翁，这位青年本身和获遗产这件事已经很引人注目了，但此外还有其他的東西，使公爵更吃惊、更感兴趣。何况，罗戈任莫名其妙地很高兴和公爵谈话，尽管交谈是他所要求的，好像这不是他精神的需求，而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好像不是坦诚厚道，而是随随便便，是因为内心忧虑，躁动不安，所以仅仅是看着谈话者，胡乱聊起话题。看起来，现在，他不是有热病，就是发着疟疾。再说那个小官员，粘在罗戈任身旁，不敢喘一口大气，像是金口玉言一样，仔细地聆听、品味罗戈任的每句话。

“或许，父亲发脾气是对的，”罗戈任答道，“对年老的母亲，我无话可说，把我害得最惨的是我哥哥。由于上了年岁的母亲，整天跟老太婆坐着聊天，或者读读经文诵集，一切决定权都由谢恩卡哥哥把握，那时，他怎么不告诉我呢？我很清楚！那时，我的确是昏睡不醒，据说，也曾有电报发来。但它是给嫂子的，三十年来，她一直寡居那个地方，整天同一些疯疯癫癫的修士混在一起。虽然她不是修女，可又比修女还像修女。她被电报吓呆了，没有拆开，就送给警察局，它如今仍在警察局。把所有事情告诉我的是科涅夫·瓦西里·瓦西里奇，他帮了我很多忙。哥哥在一天夜里，把铸金的流苏从罩在棺材上的锦缎上剪了下来，还说这些流苏值很多钱！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就会因为这件事去西伯利亚，这是对神灵的不敬。咳，你这混蛋！”他对小官吏喝道，“按法律所说的，这是对神灵的不敬吗？”

“是对神灵的不敬！对神灵的不敬！”小官吏马上赞同。

“因为这种行为是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吗？”

“要流放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该马上流放到西伯利亚！”

“他们仍旧认为我还在生病，”罗戈任接着对公爵说，“可是我拖着生病的身子，没有说一句话，坐上火车，悄悄地回来了。